



朱英诞

李长吉评传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出版集团



056

李长吉评传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
●IPG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李长吉评传/朱英诞著;陈均,朱纹整理. —北京:
海豚出版社, 2011.12
ISBN 978-7-5110-0626-4

I. ①李… II. ①朱… ②陈… ③朱… III. ①李贺
(790 ~ 816) - 唐诗 - 文学欣赏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27865号

书 名: 李长吉评传
作 者: 朱英诞
编 者: 陈 均 朱 纹

责任编辑: 王 玮 郝付云
整体设计: 郑在勇
封面设计: 周夏萍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 - 68997480 (销售)
010 - 68998879 (总编室)
传 真: 010 - 68998879
印 刷: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32开 (787毫米×1092毫米)
印 张: 4.375
字 数: 57千
版 次: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0626-4
定 价: 15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海豚书馆”缘起

沈昌文

俞晓群、陆灏和我，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“三结义”。那时，我刚要“退居二线”，但是贼心不死，还想做事。更主要的，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，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。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，但是，我知道，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，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。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！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：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。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，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“三结义”了。

完全没有想到，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。我们的“三结义”居然越搞越热火。没有多少年，做出来的东西，无论质与量，都让我惊喜不已。举例来说，先是《万象》杂志；接着是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，几百本；后面来一个《书趣文丛》，六十来本……这些成绩，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。自然，这些书的问世，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，恕我不一一列举了。

那时“三结义”的“桃园”在沈阳的“辽教”。以后时过境迁，我们的刘备——俞晓群——迁出沈阳，于是，现在再次“三结义”，改在北京的“海豚”了。

出版社而名“海豚”，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。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——“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，可是海太深了。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，可是天太高了……”“‘天使，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……’海豚痛苦地低鸣。”

现在，解决海豚痛苦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

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——陆灏。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，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，以宏文，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——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。

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，乐见俞晓群、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，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。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“三结义”中的一员，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。我今年七十九岁，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，话话前尘。以后，可能连这也不行了。但是无碍，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，还是相信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俞、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。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，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！

二〇一〇年五月

出版说明

陈 均

今人知朱英诞先生者渐多矣。遥想约六七年前，在陈子善先生所编订的废名《论新诗及其他》一书“本书说明”中初次“掠过”朱英诞之名，子善先生称其“鲜为人知”，我亦有以朱氏为神秘之少年诗人之印象。

久后读到废名之信札与朱氏之文，乃知林庚彼时有“白骑少年”之雅称，但废名氏又将其戏赠与朱英诞，于是又有“双白骑”也。此语出自长吉诗之“东家蝴蝶西家飞，白骑少年今日归”。今日再来观“双白骑”三十年代之旧照，确乎又是翩翩美少年之诗人也。

此种“美”又即是“好”。（如《牡丹亭》里杜丽娘唱“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”。人皆以为杜丽娘爱“天然”，其实是爱“好”也。）此刻再来读废名、林庚、朱英诞的诗文，又思之彼时北平古城之景与人与事，真乃风云山水汇聚，此后又落花流水春去也，却衬托出彼一时代的一个“好”字，即如沈启无所引日人之诗“一种风流吾最爱，六朝人物晚唐诗”。

然“少年只合江湖老”，几十年间，“白骑少年”却是“毛时代的隐逸诗人”，虽居庙堂之侧（所居离长安街、天安门颇近也），而暗老于江湖之远。朱氏有《忆苦雨老人》一诗，云：

独立金枝嘲凤凰 不关世事爱文章

老人忘我惊人老 苦雨斋中听白杨

其诗之后又跋曰：

壬寅秋冬之际，琦翔往访老人，云老人闻予已五旬，不觉失笑曰：他也有五十了。追忆初至苦雨斋，在庚辰年，时予二十七岁，横幅“苦雨斋”三字悬西山墙上，为沈尹默书，雨气淋漓，诚墨宝

也。予访问时，正当秋雨沉沉，白杨高大，犹於风中作响也。老人於拙文最加爱赏，尝坐汽车中阅予谈茶文，深致赞叹。沈启无云，又指予咏菊诗，以为圆至过于先辈。冯废名云，案白杨俗呼鬼拍手，老人曾为予写渔洋题聊斋志异诗，故于斯不排斥此种民俗学的好资料也。

“老人忘我惊人老”是之谓也。我又曾见朱英诞摄于八十年代一片，与苦雨老人之神情却是何其相似也。其诗之前二句，我以为既是状苦雨老人，又是朱氏之心志流露也。其情在“嘲”字，既“嘲凤凰”亦自“嘲”也。“世事”、“文章”二词，又道尽了朱氏之际遇。

上周王泽龙教授莅京，共话朱氏，谓朱氏或是二十世纪中国写诗时间最长、写诗最多的一位诗人，因其从一九二八年一直写到一九八三年，达五十余年之久，且打仗时在写诗、逃难时在写诗、人们互相批斗时仍在写诗，……真是每日不倦也。

朱氏叙半世纪之情状为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更因其父遗有诗句“机杼声中风满楼”，故其旧体

诗集名为《风满楼集》。而自传《梅花依旧》名“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”，云其为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。虽是如此，朱氏却恰合中国诗人之另一“象”，即隐逸之传统。即如史乘中之地方文人，不求与时代之随波逐流，而以之为生活之“寄物”。朱氏除写新诗、旧体诗外，亦好书画印、好皮黄，曾撰皮黄剧本，名为《四果集》，其中一“果”言少年辛弃疾“吹角连营”之事。所以，从朱氏之写作与生活中，可窥见中国传统文人之流风余韵也。

以下略说朱氏之简历：

朱英诞原名朱仁健（我曾询六十年代常去朱家谈皮黄之少年，仅知其为中学教师朱仁健，不知其为诗人朱英诞也），笔名甚多，此处兹不备述，“朱英诞”为其少年为诗文之笔名，亦以此名世。原籍江苏如皋，一九一三年出生于天津，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、汇文高中，一九二八年写诗，今存有其第一首诗，题为《街灯》。一九三二年至北平，曾以诗求教于蹇先艾。后就读民国学院，与李白凤同学，其时林庚正执教于此校，故从林氏而为先锋诗

人，而入诗坛也。后经林庚介绍，得识废名、周作人，其情景废名《〈小园集〉序》多言之，废名又曾引“乐莫乐兮新相知”，又曰“是个垃圾成个堆也”，皆是称与林庚、朱英诞、沈启无之往来也，后朱英诞撰《现代诗讲稿》时以“废名及其circle”（我戏译作“废名圈”）名之。

北平沦陷期间，因周作人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、沈启无为中文系主任，乃延请朱氏为讲师兼文史研究所研究员，于沙滩上“栽柳”（讲授新诗），其妻陈萃芬即彼时听诗并写诗之学生也。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，凡四年，今存《现代诗讲稿》之稿本。彼时沈启无颇有“文艺复兴”之志，延请南星、沈宝基等任教，后因周沈之“破门”，朱氏亦离开北大。此阶段可算是朱氏文学活动最频繁时期，可称作三十年代“北平现代主义”之一员，沦陷区之重要诗人也。

此后之生活颇颠沛，先后在北平特别市政府、东北、唐山等处任职或任教。一九五〇年回北京，为中学教员。一九五八年曾参与故宫整理明清档

案工作，至此开始写作旧体诗。一九六三年因病退休，乃有二十年家居，所居为小院，墙外有青榆一株，故晚年常署“朱青榆”。此院虽狭，然可慰情，堪作朱氏之“诗书画印”之“辋川”也。

朱氏之文学生涯可分两阶段，自遇林庚、废名，至四十年代末，为其进入诗坛之期，留有“白骑少年”之声影。此后因时代之骤变，为诗坛及文学史所遗忘，然祸福之相倚焉，由此反获一独立空间，故能全其志向也。据闻朱光潜曾有病中语，自称才而未竟，此为彼一时代之共同命运也。然朱氏却因此缘逃过此劫，犹可称幸也。

《李长吉评传》为朱氏晚年所著三种长篇随笔之一（另两部为《诚斋评传》、《梅花依旧》），写成于一九七八年，后又于一九八一年作《后记》、一九八三年作《后序》。对于李长吉之兴趣，朱氏“白骑少年”时代即有之。数十年读之、感之，遂有此文生发焉。朱氏之释长吉，一引为昔时“怪丽”风格之同道，一引为“大时代之小人物”之同调，所以解之每有心得，每见真知，且善发奥思也。

又，朱氏解长吉，解诚斋，多持“诗”之观念，不同于学者之考据，亦异于汉学家之强说。正是，世事文章，源出苦雨一脉；细笔曲婉，颇得思致之美也。

又又，朱英诞先生之长女朱纹，曾整理《李长吉评传》之前五章及诸多诗文；次女朱绮亦整理《风满楼诗》。王泽龙、蔡登山二位先生对整理朱英诞遗稿怀仁者之心，今得子善先生应允，出版《李长吉评传》，故皆于此记之。

辛卯新秋于通州

李长吉评传

——一名《苦吟诗人李贺》

敬献给

母庄在天之灵

朱櫟西

一九七八年六月

于北京无春斋

目 录

小 引 (1)

自题《李长吉评传》并序二首 (4)

一、怪丽的故乡：昌谷山居 (7)

二、一幅减笔画——苦吟者自画像 (16)

三、长吉“歌诗”的来源 (23)

四、“鬼才”上 (40)

五、“鬼才”下 (50)

六、苦吟与晦涩 (63)

七、讽刺与同情 (82)

八、传奇世界里的传奇人物 (95)

后 记 (110)

《李长吉评传》后序 (115)

小 引

今年春夏之交，我用了十天的工夫，写完了《长吉评传》。这只是上卷，其初稿的书题是《鬼才小识》，或以为未免太刺激了，还是平正些好。我同意了。

严格地说，这不是一篇论文，但又不像随笔；实际上最初也只是想来作一夕话，杂谈李贺，这位可以呼之为“驴背”诗人（当然是马背。诗人自己也自称是“白骑少年”）而已。郑紫云：“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。”（《北梦琐言》）我以为唐人诗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大抵是这样的。故曰“驴背”。宋张耒赞美长吉道，“山水与精神”是也。李贺的诗不

是在小屋里写的。我还发愿另外再写一点，如果下半年健康允许，心情不坏的话。写成了那就是下卷。下卷将就诗论诗，作一些简单的注记。

古者画人物，有所谓“九朽”，先摹取形似，数次修改，故曰“九朽”；继以淡墨，一描而了之，是为“一罢”。那么我的这本小书，此时际尚在欲“罢”不能中。但是，说不定就是这样算了，将成为一本未完成的小书，也难说吧！上卷草成后，觉可独立，率成二绝。并录如下，以为引言：

其一

杜鹃花鸟奏繁弦，梦幻古春^[1]慰断魂；
驴背诗成闲绿^[2]了，安知北辙是南辕。

其二

东西倾倒不胜扶，花影何关七尺躯；
嚼饭哺人非吾事，等闲杨柳欲藏乌。
上题鬼才小识二首，俳谐。

朱青榆

一九七八年六月五日

于北京櫟西精舍